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the Yuki-Onna

—Taking the Yuki-Onna in Kōizumi Yakumo’s “Kwaidan” as an Example

Chuqiao W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Email: 1079169548@qq.com

How to cite this paper: Weng, C.Q. (2025)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the Yuki-Onna.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2: e14320.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4320>

Received: September 20, 2025

Accepted: October 13, 2025

Published: October 16, 2025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The story “Yuki-Onna,” included in Lafcadio Hearn’s collection “Kwaidan” (1904), not only solidified the image of the Yuki-Onna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but also imbued it with complex cultural and symbolic meaning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is text, exploring the multifaceted aspects of the Yuki-Onna imagery in conjunction with Japanese yokai culture and gender no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lements such as natural divine power, mater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absence of self-awarenes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Yuki-Onna embodies both the projection of Japanese society’s views on women’s roles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humanity and otherworldliness in yokai narratives. This paper aims to uncover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gender significance behind the Yuki-Onna imagery, thereb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yokai culture.

Subject Areas

Literature

Keywords

Yuki-Onna, Lafcadio Hearn, Yokai Culture, Gender Notions, Imagery Study

1. 引言

“妖怪”是日本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叙事资源。从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到江户时期的怪谈集，以及现代的动漫与影视作品，妖怪始终作为“非日常”与“异界”的象征存在于日本人的想象之中。它不仅回应了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解释需求，也体现了日本文化认同与精神世界的独特性。正如柳田国男所指出，妖怪是民众将无法理解的事物拟人化后的产物，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与心理意涵。

在这一庞大体系中，女性妖怪尤为引人注目。从络新妇到雪女，她们常以美丽却危险的形象出现，承载着“他者性”的同时，也映射了社会对性别、家庭与伦理的理想与规训。田中理惠子等学者认为，女性妖怪的频繁登场正是妖怪文化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其中，“雪女”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形象。她常在暴雪之夜现身，既冷峻高洁，又美丽神秘。在日本各地传说的基础上，小泉八云在《怪谈》(1904) [1]中收录的“雪女”成为雪女形象固定化的重要转折点。该版本既继承了“异类婚姻谭”的框架，又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赋予雪女以现代性，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妖怪范畴，成为“有爱与意志”的异类女性象征。

作为研究焦点，“雪女”既是一个具体的文学形象，也是一个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象。为厘清本文的分析层次，首先对“形象”与“意象”这组核心范畴进行界定：“形象”通常指代文本中具体、可感的艺术实体，是作家通过语言塑造的感知对象。它侧重于客观的描绘与再现，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例如，在《雪女》文本中，雪女作为一位“肌肤胜雪、身着素衣、能操控风雪的美丽女子”，其外貌、行为与身份的直接描述，共同构成了一个鲜明而稳定的妖怪形象。形象是叙事的基本构成单元，具有相对稳定的指涉性。

“意象”则是在“形象”基础上，融入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情感、观念与文化象征后所形成的审美复合体。它超越了形象的物理属性，指向其深层的情感氛围与象征意义，回答“意味着什么”或“唤起何种感受”的问题。具体到本研究中，雪女这一形象所承载的，则是更为复杂的意象网络：她既是自然伟力的象征，亦是男性凝视下理想化与恐惧感交织的女性意象，更可解读为近代化进程中传统失落与身份焦虑的文化意象。简言之，形象是意象的载体，意象是形象的升华。

因此，本文将八云“雪女”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意象所承载的文化意义。通过考察文本中的人物塑造与象征内涵，我们不仅可以揭示雪女在日本妖怪谱系中的独特地位，也能进一步理解其背后所映照的性别观念与文化心理。

2. 《雪女》传说的起源和发展

2.1. 关于《雪女》

《雪女(Yuki-Onna)》是小泉八云晚期代表作《怪谈》中最具象征性的短篇之一。全身洁白透明、衣着白色的形象，将静美与恐怖并置，并与自然现象“雪”重叠，形成一种美与冷酷并存的对照。这种象征性描写不仅增强了故事表现力，也使“雪女”成为八云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Noriko Tsunoda Reider 在其研究中指出，雪女常被描绘为“冬季气象的具象化”(represents snow or wintry weather) [2]，其白色形象与自然力的叠加正是其符号力量的核心。

故事篇幅虽短，却结构紧凑：尽管全文篇幅不足六页，但叙事结构紧凑，情节却广为流传。故事开端，樵夫茂作与巳之吉在暴雪中被迫借宿渡船小屋。深夜，雪女现身，杀死茂作，却饶恕了巳之吉，并要求其立誓不得泄露此事。

此后，已之吉邂逅名为“阿雪”的美貌女子，二人结为夫妻并育有子女。然而多年后，他在无意中回忆起往昔经历，从而揭开阿雪正是雪女的身份。最终，阿雪因子女的存在而放过了已之吉，但随即消失于无形。中文研究中，“雪女的传说在日本广为流传，其版本众多……在先民的意识中，雪被视为力量与美的结合”[3]这段对“雪”的象征性作用与雪女形象在各种版本中对比分析，正好可支持对白色肌肤与死亡美学并置的论证。

在意象表达上，作品通过两处关键场景构建核心张力：一是在雪夜中的现身与誓言立下；二是在身份揭示与角色破裂之时。雪女在最初并未被直接命名为“雪女”，而是以“the woman in white”、“white woman”等描述反复铺陈其白色意象，直到情节后期才完成身份指认。这种“命名的延迟”(delayed naming)策略一方面强化了神秘感与异质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读者对她被动/主动身份边界的张力。前述文献中也对外貌描述做过分析，如 K. Hwang 在“Appearance of the Japanese Beauty...”中讨论了雪女“白皙肌肤与美貌”如何在叙述中被不断强调，以突显其“非凡”与“异于常人”的特质[4]。

此类象征结构与意象累积，使<雪女>不只是民间传说的叙述，更成为含有文化意蕴的文学形象。雪女的白色并非仅仅审美的装饰，它是死亡、自然与美三者之间张力的可见标识；她的外在形象与身份揭示间的节奏安排，也正好体现了对女性的他者化与主体性的暧昧拉扯。

2.2. 传说起源与文本演变

虽然小泉八云在序文中提及本传说听自“武藏国西多摩郡调布”的农夫，但学界普遍认为《雪女》并非特定民间故事的转录，而是多源素材的“再构造”结果。大正时期民俗学者藤泽卫彦即指出，“雪女”融合了日本浮世草子《ゆき女物語》与西欧异类婚姻传说“梅露西娜型”叙事结构，如“违约——离别”的模式。

牧野阳子进一步指出，“雪女”与波德莱尔散文诗《月之赠礼》在场面调度与意象表达上的相似，推测八云可能受到该文本影响。雪女因而被视作“日本传说”与“西方文学女性形象”互相作用之结晶[5]。

从地域传承来看，日本各地关于雪女的传说虽细节有别，却多有雷同之处。例如，《远野物语》记载雪女在小正月引领童子夜游，展现其“母性”一面。而《多摩之步》中的“男井戸と女井戸”则讲述一名恋爱受阻自尽之女死后化为抱婴雪女出没井边的传说，其“美貌、哀情、育子”特征与八云作品遥相呼应。

此外，地方传说中的雪女形象也存在“惩罚性”一面：有者拔人精气，有者诱人坠崖，或是索命于寒夜。青森津轻地区的传说中，雪女托人抱婴，若应允婴儿即膨胀为巨物，若拒绝则当场暴毙。由此可见，“与孩子相关”“对人构成威胁”与“外貌绝美”的三重元素构成了雪女民间形象的共通结构。

由八云文本及其他传说对照可见，《雪女》虽具西方结构化痕迹，但其根本仍扎根于日本妖怪文化的母题系统中，借由对女性妖怪“爱”“怒”“别

离”的加工，使其具备跨文化的文学价值。

3. 雪女的意象分析

3.1. 自然神力的象征

根据民俗学者今野园辅在《日本怪谈集(妖性篇)》的“雪女”一项中的考察，雪女的名称有雪娘、雪女郎、雪婆、雪降婆等多种[6]，如果把传说的形式分类的话，大概可以分为三种。被提及最多并且最为广泛流传的就是雪之化身出现的形态。有时，也加入了如果直视就会死亡的恐怖元素，大体上会以远远出现在雪堆积后或暴风雪的夜晚的白色女子的身影示人。

尽管还有暴风雪中遇害的人的灵魂出现的幽灵故事的分类，和以滑稽逸事形象出现的分类，小泉八云选择雪之化身的雪女形象也与自身经历有关。1890年至1891年，他在松江中学任教时经历了异常严酷的冬季。由于缺乏暖气设备，他曾长期卧病，甚至在写给张伯伦的信中，将火盆和被炉微弱的火力形容为“火の影・幽霊・幻象”[7]，这种怪谈式的表达凸显出八云倾向于通过“异界”视角来理解日常体验。可以推测，松江的极端寒冷与大雪不仅给他带来生理上的痛苦，更在心理上强化了他对雪与寒冷所代表的恐怖与神秘的感知。这一经验很可能与他后续塑造雪女形象的恐怖美学密切相关。

此外，八云在“幽霊と化け物”中记录的口述场景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是在一次氏神祭礼的背景下，从导游人物金十郎口中首次听到雪女的解释。由此可见，雪女并非单纯存在于民间传说文本中，而是活跃于地方社会的宗教与祭祀语境之中。这种“在地性”不仅保证了传说的口耳相传生命力，也为八云提供了直接的民俗学素材。

综上所述，《怪谈》中的“雪女”应当被视为一种融合体：它既植根于地方民间传说的在地性，又受到八云个人在松江的极端生活体验所强化，最终在文学创作中完成了升华。雪女在这一过程中由地方传说的口头故事，转化为一个带有八云独特心理投射的文学象征。

在小泉八云的《怪谈》中，《雪女》不仅塑造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妖怪形象，同时也承载了日本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然观的深层结构。日本自古以来受神道与民俗信仰的影响，强调“八百万神”的世界观，即认为自然万物皆具神性，风、雪、雷、电等自然现象并非单纯的物理存在，而是具有灵性的“生き物”。雪女正是这一“万物有灵论”(animism)的文学化产物。通过雪女这一拟人化的存在，民众赋予风雪以意志与感情，使自然现象得以在叙事中“人格化”，并进一步反映出人类面对自然时的畏惧、敬畏与依赖。

如果从生态批评理论的角度切入，可以发现雪女恰恰象征着自然界不可驯服的“自然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作为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文学批评路径，关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探讨文本如何表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Glotfelty将其概括为“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学批评”[8]，而Buell则强调文本应被视为理解人类与自然复杂关系的重要场所[9]。生态批评所强调的，正是“去中心化的人类视角”以及“非人类世

界的主体性” [10]。在这一框架下，雪女并非单纯作为人类恐惧的对象，而是作为自然力量本身的化身出现。她具有雪的特征——白、冰冷、无常、能夺人性命，同时她为了考验巳之吉能否守约在他身边潜伏这么久，也是无法用人类逻辑和情理解的。她既美丽动人，又冷酷无情，正如自然界本身兼具生机与毁灭的二重性。她的形象可被视作“非人类转向”(the non-human turn)的一个典型案例，揭示了人类始终无法完全掌控自然、只能在其美丽与残酷并存的张力中生存。

小泉八云所处的明治时期，正是日本快速工业化、社会结构剧烈转型的时代。伴随近代化的发展，人类逐渐将自然视为可征服与利用的对象，但在八云笔下，《雪女》却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自然的神秘性与超越性的感知。正如柄谷行人所论，日本文学往往通过自然意象映射“人类与不可见他者之间的张力” [11]，而八云的雪女正是这种张力的集中体现。她不仅是妖怪，更是自然本身以女性形象“逼视”人类的存在，迫使人类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与脆弱。

此外，《雪女》中反复出现的“白色”意象也不可忽视。白色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常与纯洁、神圣联系在一起，但在八云的叙述中，它却被赋予了“空白、虚无、死亡”的另一层含义。雪的白色既是美丽与纯净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寒冷与毁灭。雪女的“白”，因此兼具生命力与死亡性的双重象征。这种色彩符号上的张力，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层次，也呼应了生态批评中“自然既是庇护也是威胁”的核心命题。

综上所述，雪女作为自然神力的象征，既延续了日本民俗学传统中的万物有灵观念，又在八云的笔下被赋予了现代文学的反思意义。她所象征的自然，不是人类单向度利用的对象，而是一个独立存在、不可驯服、同时美丽与残酷共存的“他者”。这种文学化的自然观，不仅揭示了明治时期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对自然的复杂心理，也为当代生态批评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文本案例。

3.2. 对理想的母亲形象的期待

在“雪女”的故事中，女性不仅是温柔与依恋的象征，同时也是离别与失落的根源。这种矛盾性的存在，使得雪女的形象天然带有“母性”的双重性格：她既能为巳之吉提供稳定的家庭和子嗣，营造出温情与安定的氛围；但与此同时，她的身份背后又隐藏着无法言说的秘密，一旦触及便会导致关系的破裂与不可挽回的消散。这种叙事逻辑并非偶然，而是与小泉八云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八云自幼丧失母亲的陪伴。他出生于希腊莱夫卡斯岛，父亲是爱尔兰军医，母亲则是希腊女性。由于父母婚姻的破裂与家庭关系的疏离，年幼的八云很早便与母亲分离，被送往爱尔兰，由大伯母抚养长大。童年的孤独与失落，使他对“母亲”这一意象怀有长期的渴望与幻想。事实上，他在书信与随笔中屡次提及对母亲的思念与缺席所造成的痛苦，这种缺憾性体验深深塑造了他的文学创作。心理学意义上的“分离创伤”在他的人格与写作中留下

了清晰的印记。《雪女》中的“お雪”，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赋予了“理想母亲”的投影。

这种母性投射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保护”与“威胁”的双重性。雪女在最初与巳之吉的相遇中，本应将他置于死亡之中，但却因为怜惜他的年轻与脆弱而放过他。这一情节几乎可以被解读为“母亲对孩子的慈悲”在妖怪叙事中的再现。母亲既拥有赋予生命的权力，也掌握剥夺生命的可能，雪女正好在“生”与“死”的两极之间摇摆。其次，她后来以“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出现，成为巳之吉子女的生养者，在家庭中展现出温柔、顺从、勤勉的品质，完美符合日本社会对“良妻贤母”的期待。但这种表面上的安宁与母性，却因最终的秘密揭露而化为幻影。她在离别时留下“必须好好抚养孩子”的叮嘱，更进一步强化了她作为母亲的角色。这种“离去前的嘱托”，在文学意义上与“母亲的牺牲”产生了隐秘的呼应。

然而，如果仅将雪女解读为八云个人分离创伤的文学化身，未免流于单一化。雪女形象背后的张力，实际上承载着更为普遍的文化寓意，即现代性中的断裂与伤痕。首先，它映射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文明的急速引入与本土传统的逐步消解，造成了社会价值体系的巨大撕裂。雪女作为“自然的化身”与“家庭的守护者”，象征着人们对古老母性神力的依恋；但她最终注定要离去，仿佛在暗示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依托不可避免地被瓦解。这种文化断裂所带来的惶惑与不安，正是八云所处时代的重要特征。

其次，雪女的矛盾性格也可以看作是异文化碰撞中的身份迷失的隐喻。八云本人既不是完全的西方人，也无法彻底成为东方人，他的自我认同始终处于漂泊状态。正因如此，他对日本的自然与民俗既充满热情，又始终保持“外来者”的敏感。雪女的形象也呈现出类似的混合性：她既具有日本地方传说中“自然灵”的特征，又被描绘得如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永远的女性”，这种东西方符号的交织，正是八云跨文化身份的投射。在这一点上，雪女不仅是“理想母亲”的幻影，更是跨文化主体无法获得完整身份的寓言。

更进一步，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雪女还蕴含着个体在宇宙中的孤独感。大雪的夜晚、白色的幻影、必然的消失，这些场景传递的不是简单的恐惧，而是一种“无法与自然调和的孤立体验”。雪女的“白”，作为意象符号，既象征纯洁与美丽，也代表虚无、寒冷与死亡。在生态批评的视角下，这种色彩象征不仅是美学意义的修辞，更反映了自然的二重性：它既能给予人类生存的条件，也能在瞬间剥夺一切。这种“美丽与残酷的并存”，使得雪女成为人类面对自然无力感的象征。八云通过她的形象，折射出工业化社会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裂痕：对自然既充满敬畏与怀念，又因失去亲密依附而感到疏离。

因此，雪女不仅可以被视为八云个人母亲创伤的文学转喻，更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文化创伤的共同隐喻。她既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又象征了跨文化身份的失衡，同时还指向人类在自然与存在面前的孤独。雪女之所以能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形象，正是因为她汇聚了个人心理、社会文化与存在哲学的多重维度。在“理想母亲”的幻影背后，隐藏的

其实是整个现代人类对安定依附的普遍渴望，以及对不可避免的失落的深切体验。

3.3. 没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

在近代日本文学中，诸如“雪女”之类的妖怪女性形象，往往不仅作为幻想的存在被叙述，更是传统社会中女性形象的一种投射。特别是在小泉八云笔下的《雪女》中，女主人公阿雪由神秘的妖异形象逐渐转变为顺从的妻子，这种转折并非单纯的情节安排，而是折射出日本文化中长期存在的对女性角色的期待。自古以来，日本社会强调女性应当温顺、克制、以家庭为归属，所谓“贤妻良母”的理想在明治期逐渐被确立为普遍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阿雪在婚姻生活中展现出的沉默、顺从与多产，并不只是个体性格的体现，而是被建构出的“理想女性”的象征。她被动地接受已之吉与婆婆的安排，缺乏主动表述与自我选择，其形象正对应着近代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女性被视为男性家庭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主体。与此同时，阿雪所生的子女被笼统地描写为“肤色白皙的俊秀孩子”，没有个体化的描写，这同样反映出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的价值往往通过生育与血脉延续来体现，而非通过个人的意志或行动。换言之，阿雪的人物塑造不仅表现出文本内部的叙事需要，更映射出近代日本社会对于女性的文化想象与制度性期待。

在《雪女》中，阿雪与已之吉育有十名子女，但文本对他们的描写极为简略，仅仅以“容貌俊秀、肤色白皙”来一笔带过，既无个体性格特征，也无家庭内部的具体互动情节。这种将孩子们作为整体、符号化存在的叙述方式，折射出近代日本社会对于子嗣的理解——他们更多地被视作家族血脉延续与家产传承的象征，而非作为独立的个体。在传统家族制度中，女性往往被期待通过生育来巩固家族的存续，“多子”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也象征着家族在村落共同体中的稳定地位。因此，阿雪所生的十个孩子，事实上强化了她作为“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而并非赋予其更多主体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治期“贤妻良母”观念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女性的价值常常通过婚姻与生育来体现。阿雪的存在正好对应这一文化逻辑：她缺乏明确的自我言说，其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却因孩子的数量而被进一步放大。孩子们被描写为“白皙”的外貌特征，也可理解为小泉八云作品中对“美”的理想化再现，暗示其嫁入家庭后所生子女不仅符合日本社会对“健康”“美丽”的期待，更象征着这一跨越“妖怪”与“人间”的婚姻最终仍然服务于传统的家族再生产。

换言之，阿雪所生子女在叙事中并未作为独立的“人物”出现，而是作为文化符码，用以强调女性的婚姻与母性功能。这种符号化的子嗣描写，揭示了近代社会中女性主体性被压缩、而其“生育能力”被制度化地加以利用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雪女》中对孩子的处理方式，不仅仅是叙事的简化，而是深刻反映出近代日本社会中性别秩序与文化期待的投影。

在《雪女》的结尾场景中，阿雪在已之吉坦白当年的秘密后，突然展现出极度的愤怒与激烈的自我意识。在小泉八云的原文中，她以重复的“I”与尖

锐的“shriek”来强调自身的身份，并以“kill”一词直白威胁，这种情绪爆发与此前长期保持的顺从、沉默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从文化层面看，这一突变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近代日本社会对女性主体性的压抑与其潜在的反抗。长期以来，日本文化强调女性应当“内助”与“忍耐”，阿雪在故事大部分时间里被要求维持“贤妻良母”的姿态，其情感与主体性被完全压缩，直至秘密被触发之时才以近乎破裂的方式宣泄而出。

然而，即便在最激烈的自我宣言中，阿雪依然受制于母性身份。她明言“若不是因为孩子，我立刻杀了你”，这句话不仅凸显了其主体性的短暂觉醒，也揭示了母亲身份对女性意志的最终束缚。在日本文化语境下，母性常被视为女性的“最高价值”，同时也是规范其行为的“枷锁”。近代以来“母性”被意识形态化为女性的本质属性，甚至在女性尝试表达愤怒或抗议时，也往往被迫以母亲的身份来限定自我。阿雪的怒吼因此带有悖论性：她首次明确宣告“自我”的存在，却又在瞬间被母亲的角色重新框定。

阿雪最终化作白雾消散，象征其主体性在短暂绽放后再次被抹除。这一结局可理解为日本文化中女性处境的寓言：女性的自我往往只能在家庭关系破裂、社会规则崩塌的临界点上才得以显露，但这种显露往往是瞬时的、无法持久的。换言之，《雪女》中的分别场景不仅是情节上的高潮，更是文化层面对于女性主体性压抑与消解的再现。它表明在明治期的社会语境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即便强烈觉醒，仍无法脱离“妻子”与“母亲”的角色期待，其反抗注定是短暂而悲剧性的。

综上所述，小泉八云《雪女》中的阿雪形象，从最初的被动顺从，到通过生育被固定为“贤妻良母”，再到最终在分别场景中短暂爆发主体性，整体勾勒出的并非一个完整的“个人”，而是日本近代社会对女性的文化性想象。她被塑造成理想化的妻子与母亲，却缺乏自我言说的空间；她通过子嗣数量来证明价值，却无法以主体身份被承认；即便在最剧烈的抗争中，她的意志依然被母性角色所限定。由此，《雪女》所展现的并不是一个独立女性的成长历程，而是传统文化中“贤妻良母”观念的映射与张力。阿雪的悲剧，正是近代日本社会在性别秩序下对女性主体性的压抑与消解的文化隐喻。

4. 雪女意象的当代流变与重构

小泉八云笔下的雪女形象并非一个封闭的终极定本，而是一个持续生长的文化符号。在当代大众文化，尤其是动漫、游戏及影视作品中，雪女意象不断被重新诠释与重构，其重心从古典的“神秘与恐怖”显著转向了“人性化”与“情感内核”的挖掘，这一演变过程清晰地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变迁。

传统叙事中雪女所蕴含的“自然敬畏”意象，在当代作品中常被转化为“生态关怀”的现代议题。例如，在手游《阴阳师》中，雪女作为核心角色之一，其技能与背景故事虽保留了操控风雪的原始设定，但其角色定位更倾向于守护一方雪境自然的“精灵”。她的冷酷并非源于妖异的凶性，而是出于对自然平衡的维护，或是对人类破坏行为的悲愤回应。在此，她不再是不可理喻的自然暴力的化身，而是成为了具有明确主体性的“自然代言人”，其

意象与当代生态批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更为显著的演变体现在其性别与情感维度上。古典雪女形象中的“异类婚姻”母题，往往以悲剧和警示告终，强调其非人本质与人类社会秩序的不可调和性。而在许多当代动漫(如《滑头鬼之孙》《夏目友人帐》)中，雪女则频繁被塑造为外表冰冷、内心渴望情感联结的“傲娇”或悲剧性角色。其叙事核心在于她如何挣扎于自身妖性与人类情感之间，如何学习爱、守护与牺牲。这一改写，实质上将雪女从被男性凝视与恐惧的“他者”，转变为一个具有情感深度与成长弧光的“主体”。其意象从“致命的她者”滑向“可被理解的，甚至值得同情的孤独者”，反映了现代社会对情感复杂性与个体内心世界的深切关注。

此外，雪女意象也成为跨文化创作的活跃载体。在西方游戏如《仁王》中，雪女作为日本妖怪的代表之一出现，其形象融合了全球幻想美学，服务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域想象。这个过程既是日本文化软实力的输出，也难免伴随着对他者文化的简化与刻板化，使得雪女意象在全球化语境中变得愈发多元与复杂。

综上所述，当代文化产品中的雪女意象，一方面淡化了其原初的恐怖色彩，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其人性、情感与生态保护的内核。这种从“怪诞”到“共情”的演变，不仅体现了审美趣味的变化，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试图与自然、与内心、乃至与异质文化达成和解的集体无意识。雪女，这个古老的意象，正如她所象征的冰雪一般，在不同时代的阳光下不断融化与重塑，持续映照着我们自身的面貌。

5. 结语

本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首先，在文本选取上，为了进行深度个案分析，本研究将范围聚焦于小泉八云《怪谈》中的《雪女》这一经典版本，未能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日本雪女传说谱系中进行历时性比较。这使得结论更多揭示了该形象在八云笔下的独特文学性，而在概括其民俗原型共性及历史演变轨迹方面有所欠缺。

其次，在理论视角上，本文主要依托生态批评与心理分析视角进行阐释，这一框架虽有力地揭示了文本中自然观与个人创伤的层面，但可能相对忽略了其他有价值的维度，例如叙事结构、语言符号或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未来研究可引入更多元的方法论进行交叉验证与补充。

总体而言，《雪女》不仅是一篇带有幻想色彩的怪谈故事，更是近代日本文化的一面镜子。通过对这一意象的考察，可以看出作品在自然观、性别观与社会观念上的多重映射。雪女的形象在跨越妖异与人间的过程中，折射出近代社会对于女性与家庭的想象，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交织与张力。小泉八云以其独特的跨文化视角，使雪女不仅成为文学叙事中的重要角色，同时也为理解近代日本社会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材料。对雪女意象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小泉八云作品的理解，也为探讨近代日本文化中的性别与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1] Hearn, L. (1904) *Kwaida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2] Reider, N.T. (2023) Snow Woman Yukionna: From Spirit of Snow to Icy Hot Femal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36**, 298-321.
<https://doi.org/10.5406/15351882.136.541.03>
- [3] 黄佳薇. 小泉八云《怪谈》中的女性形象[D]:[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 [4] Hwang, K. (2022) Appearance of the Japanese Beauty Described in the ‘Yuki-Onna’ (雪女, Snow Woman) Story. *Journal of Craniofacial Surgery*, **35**, 713-714.
- [5] 牧野陽子. ラフカディオ・ハーン『雪女』について[J]. 成城大學經濟研究, 1989(105): 89-125.
https://seijo.repo.nii.ac.jp/?action=repository_uri&item_id=2167&file_id=18&file_no=1
- [6] 牧野陽子. ラフカディオ・ハーンと日本の近代[M]. 东京: 新曜社, 2020.
- [7] Bisland, E. (1992) *Life and Letters*. Houghton Mifflin.
- [8] Glotfelty, C. and Fromm, H. (1996)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9] Buell, L. (1995)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v1nzfgsv>
- [10] Morton, T. (2007) *Ecology without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1] 柄谷行人.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M]. 东京: 岩波現代文庫(改訂版), 2008.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雪女的意象分析

——以小泉八云《怪谈》中的雪女为例

摘要: 小泉八云在《怪谈》(1904)中所收录的“雪女”, 不仅使雪女形象得以固定化并进入大众认知, 也赋予其复杂的文化与象征意义。本文以该文本为中心, 结合日本妖怪文化与性别观念, 探讨雪女意象的多重层面。通过对自然神力、母性期待以及自我意识缺失等方面的分析, 可以发现雪女既承载了日本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投射, 又体现了妖怪叙事中人性与异界性的交织。本文旨在揭示雪女意象背后的文化心理与性别意义, 从而深化对日本近代文学与妖怪文化的理解。

关键词: 雪女, 小泉八云, 妖怪文化, 性别观念, 意象研究